







說苑傳本以明程榮刻為佳盧抱經據宋元明諸本參以唐宋  
類書詳校之用力至勤載羣書拾補中然盧氏所見僅南宗咸淳  
乙丑刊本雖較他本為善而未見北宋刊本吾吳黃堯圃於嘉慶  
丁卯獲北宋本取驗盧校則卷六陽虎得罪條多非桃李也四字與  
盧據御覽所增合說為鴻寶後入聊城楊氏海源閣前年楊氏書  
散聞已流至海外長洲張詒菴於嘉慶甲戌年借堯圃校本錄於  
程刻上其本藏篋中有年矣頃為叔綬道兄傳臨此本始知北宋  
本佳處堯圃猶未能盡舉即盧氏據他書校正之字北宋本固多未  
誤者如卷二臣術篇五葉吾進屈侯附盧據史記古今人表通鑑附  
作鮒此本正作鮒又十四葉王制曰條盧云此段疑文不全此本王制曰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眾者殺也十八字連上秦誓曰條下而下子路  
為蒲令云始別為一條卷三建本篇一葉思君之利除民之害盧疑  
君當為民此本正作民又十葉邢蒯贖使晉而反又邢蒯贖曰盧據韓



詩外傳改此二鄙字作蒯此本正作蒯卷六復恩篇六葉五合五奮首卻  
敵盧据御覽奮作獲甲二字連下首字為文此本正作獲而無甲字又七  
葉臣居於絳盧校宋本居作官依左傳定作官此本正作官又九葉良年  
少未官事韓盧謂官疑當作官此本亦正作官又十四葉親危臣於眾  
盧据御覽眾作法此本正作法卷八尊賢篇七葉周公旦白屋之士所  
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云、盧疑當別為一條此本正提行另起又  
有此本佳處為盧氏所未能舉正者如卷八尊賢篇十一葉王必將待堯  
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此本禹湯上亦有堯  
舜二字各本皆脫則與上句不應矣又十五葉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  
此本大夫上有諸字各本皆脫則與下願諸大夫勿罪句不應矣卷九  
正諫篇六葉爵之上卿此本之下有為字各本皆脫則與上乃立焦為  
仲父句非一例矣卷十一善說篇十一葉三者固可得而託邪此本託  
下有身字各本皆脫則與下文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邪句不應矣

卷十三權謀篇一葉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  
野此本無能字而有雙行注一有能字四字各本皆有則與下句非  
一例矣又三葉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此本下有而殃其廟乎句下  
句曰上有子字各本皆脫則語氣不完矣以上諸條盧氏固未之  
知黃張二氏雖校出而未能舉其勝義今為揭諸卷首後之治  
劉氏書者或有取焉己卯年二月二十七日補安王大隆





說苑新序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  
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  
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  
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  
著書建言尤歆有為於世忘其枉已



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絕學  
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  
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  
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  
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  
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

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  
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  
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  
在鎔其為鍾鏞為鼎彝尊罍皆是也



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為  
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為鍾  
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  
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  
將必為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為精微  
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

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遠  
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  
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  
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  
膠膠然亂於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  
其自序以為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



弟守先生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  
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  
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  
於襍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侯至魏  
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輩之所推獨

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  
游神之庭惟寧惟漠守德之宅苟折  
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  
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



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為  
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  
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  
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為忠  
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  
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

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  
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  
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  
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  
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



豈枉已者之為使肯枉已則子政以  
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  
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  
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  
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  
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

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率不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  
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  
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  
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  
子政之書特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



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  
於備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  
易變之道又豈後代倍傳所得窺其  
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  
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  
下迺為之辯著如此云

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宋本每葉廿二行  
行廿字

校正劉向

說苑序



南豐曾

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

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洪士大夫間

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

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

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



書奏之歆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  
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  
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  
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  
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

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  
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  
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  
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



言尤歆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歆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

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歆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



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  
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  
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  
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  
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華上

目錄  
上  
空  
二  
格

每  
行  
二  
卷  
上  
下  
列

卷  
第  
一  
君  
道  
上  
空

三  
格  
下  
空  
四  
格  
接

卷  
第  
二  
臣  
術  
下  
行

做  
此

說苑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卷第十九

修文

卷第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



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  
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校正劉向

說苑卷第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  
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



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  
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  
轉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  
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  
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  
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  
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  
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  
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  
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  
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

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  
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  
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  
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  
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



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  
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  
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  
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  
師伯夷為秩宗臯陶為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  
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  
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  
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  
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  
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  
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  
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  
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  
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  
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

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  
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  
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  
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  
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  
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



論苑 卷一 七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是而至矣桓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竒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求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桓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

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狐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先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

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



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群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群今羣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桓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桓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  
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二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  
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  
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  
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  
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湯之時云提行

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攬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  
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  
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  
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使人疾耶苞苴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  
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時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

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  
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  
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漳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  
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  
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  
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  
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  
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史作今移禱  
庸去是身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  
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旣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  
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  
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  
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

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  
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  
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  
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  
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來以來

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

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

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黜於君拂也君胡不問

於黜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黜哉

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  
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  
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萸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  
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  
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予大夫日  
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  
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  
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  
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  
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  
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  
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  
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

夫天云提行

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  
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  
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  
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  
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



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



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  
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  
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  
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  
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  
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疆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第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

漢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  
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  
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



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  
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誼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  
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  
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  
開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  
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

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  
爲不道諫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諫  
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  
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  
其能主饑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  
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  
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甯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管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  
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  
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  
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  
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  
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  
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  
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

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  
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  
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  
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  
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  
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  
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  
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



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迨然而慚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  
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  
變色內慚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  
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  
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  
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鷓夷子皮曰侍

宋本缺子資至次  
也一葉

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  
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  
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  
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  
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日子與吾嚮者望子  
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  
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  
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



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

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鼻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



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  
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  
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  
哉一作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平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子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子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

令人塞之董安子曰此安子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子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子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

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



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殺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  
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彭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  
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

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  
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  
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  
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  
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為之順從命  
病君為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  
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  
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  
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  
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  
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言于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  
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士入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

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  
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  
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此言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  
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及陋  
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溺  
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

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愆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



單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單食一壺漿  
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  
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  
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終

錢塘郭志學寫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本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  
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  
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  
慎始柰何奈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  
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  
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  
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  
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

矣而老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  
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  
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  
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  
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  
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義藏其  
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

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



說苑 卷三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鼓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  
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思見於色下也

連上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  
日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  
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  
人之幼穉雜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  
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上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  
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  
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  
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

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  
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  
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  
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甌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  
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  
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其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  
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交則失德狂馬不釋擇其策操弓不返於藥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操自直  
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  
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  
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壙樹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  
垓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轅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鬼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鬼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鬼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



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  
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  
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  
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  
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  
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  
以為飲器

說苑卷第三終



